



砍掉树冠的法桐要搬家，鸟儿们却已无家可归 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因地铁3号线施工，前天晚上，南京太平北路大行宫段西侧十几棵法桐已被移走。而在昨天，东侧也开始移树。据了解，此处49棵法桐将在本周末全部移走。这些大树被移至何处？相关部门如何养护？这几十棵法桐的命运引起了众多市民的关注，大家很想知道，地铁建成后，这批大树是否还能回来。昨天上午，南京市城市管理局邀请媒体记者前往大树的移栽地，解答了这些问题。据了解，这些树将来再回原处的可能性不大。

□快报记者 马薇薇 季铖



太平北路的法桐被移到麒麟镇，工作人员为树裹布条，防止水分蒸发 快报记者 泱波 摄

大行宫49棵法桐挪窝遭质疑 城管局：尽最大努力保证移植存活

»探访移栽

树被移到麒麟镇休养生息

目前，已移走的十几棵法桐被假植（用湿润的土壤对根系进行暂时的埋植处理）在位于南京东郊麒麟镇的移栽地休养生息。昨天上午九点，几名园林工人正用墨绿的棉布条裹住树干，每棵胸径40厘米左右的大树，需要两幅布条。“裹树干起到保湿透气的作用，防止水分蒸发。”南京市城市管理局绿化处一位姓张的负责人介绍，之前将树枝和树冠砍掉，也是为了尽量减少水分流失，因为大树在移植过程中，树根暂时无法从土壤中吸收到足够的养分，需要树干提供营养，如果不砍，树冠和枝条会消耗养分，降低大树的存活率。至于修剪后的“伤口”，会涂上专用的防腐材料。

这些都是50岁左右的行道树，曾是南京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很多市民都关心，地铁建成后，这批大树是否还会回来？“不见得能回。”绿化处的负责人说，来回迁移，对树木的损伤很大，二次移栽大树的存活率不高。另外，地铁3号线建成后，绿化带下的地质结构发生变化，不适合“大龄”树木生长。只有一些规模小的树才可能回家，多数大树将在郊区或广场等地作为景观树，在那里“养老”。据了解，法桐的寿命是100岁到120岁，而这一批大树中，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能存活多久是个未知数。

这位负责人透露，在地铁3号线建成后，这一段绿化带肯定要补栽树木，法桐梧桐仍是首选，“胸径在15厘米左右，树龄10多岁的法桐，生长能力很强，三五年就发挥行道树的作用。”不过，这一方案还没有落实，仍在研究。

»市民疑问

1. 移树怎么连树根都锯断了？

昨天上午，记者来到太平北路看到，东侧开始移树。每棵法梧边有三位玄武区园林局的施工人员，他们先用铁锹把树干周围的泥土挖开，等树根都暴露出来后，再改用铁镐慢慢把根部周围的泥土刨掉，有些法梧的根系非常发达，长长地延伸出去，每棵法梧根部保留着一块胸径1.2米左右、厚约1米的土块。

听到电锯发出的轰鸣声，不少路过的市民纷纷放慢脚步，紧盯着正在施工的人，“哎呀，好好的树怎么都锯了？”一位大妈看到工人在锯树根，大喊了起来。她说，自己刚刚出去了一个星期，没想到一回家，路边的老树都没有了。

“好好的树就被这么折腾。”“树根都锯了，这树还能活么？”市民觉得，既然移栽，就应该好好把树木保护好运走，树冠已经被锯成这样，现在又锯树根，就留下中间一段树干，“只是在‘移’，没看出来哪里在‘植’。”

【回应】尽最大努力保证树存活

“这个应该能活。”一位正在挖土的师傅说，自己已经干园艺工作三年多了，凭他的经验判断，这些法梧被移植后应该可以成活。

南京市城市管理局绿化处的一位姓华的工作人员表示，修剪树冠是为了减少细枝末节对养分的吸收，同时也便于运输。另外，这些大树更多是依靠根须吸收营养，那些粗壮的老根更是起到固定作用，所以锯断并不会影响树木的成活，现场进行移植工作的都是有经验的工人，他们会尽最大努力保证法梧成活。



3月8日，太平北路上准备被运走的树 快报记者 泱波 摄

2. 地铁建成后美景能否回来？

市民刘先生原来就住在太平北路附近，现在虽然搬了家，但每天下班还是会从这里经过，“夏天经过这里，看到茂密的树荫，就觉得心旷神怡。”刘先生说，法桐可以算是南京的一种象征，每个老南京人心中都有“法梧情结”，看不到这些树，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。

看到一边的法梧被全部移走，另一边的法梧被锯得只剩粗壮的枝干，市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。“人挪活，树挪死”，这么移走，不知道还有几棵能活着。”姜大爷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，他觉得，虽然说是移栽，但这些法梧很难再次成活，长了几十年的树就这么没了，太可惜了。“我有鼻炎，到了法梧絮飘飞的时候，我都只能戴口罩出门，但我还是舍不得这些法梧。”市民朱先生说，最近几天，他每天都到太平北路，就是想再看看这些法梧，“都锯成这样了，太可怜了，难道地铁非从这里走不可吗？”

多数市民心中和朱先生有着同样的疑问，市民们觉得法梧已经在路边长了几十年，深深扎根在这里，而地铁规划却是可以改变的，可以把线路规划到旁边，绕开这些法梧。

“这里可以说是南京最美的一条路了。”市民秦先生说，太平北路两边的法梧长得非常好，最茂密的时候树荫基本可以把快车道都遮蔽起来，非常有意境，“那样的景象只能留在记忆里了。”

莫小可的春天：听说南京曾经有很多树，很漂亮，可惜我没有机会见到，可是我更加不希望我们的人后人现在看到树都看不到，希望所有人都能保护它们。

鑫_Cindy：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样的文章——有一种树，看到了，就想起了座城。树是梧桐树，城是南京城。别把南京的城市象征给折腾没了。

茉莉宝贝儿：今天，我特地去太平北路看了一眼被“砍头”的梧桐树，很不忍心很难过。

猫小喵_YY：怀念小时候郁郁葱葱的林荫大道，怀念携手相伴梧桐树下的日子，留点绿色给我们未来的吧。

徐真帅：假如认为用移栽可以向市民交待，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在1年后明确告诉我们这些移植的法梧还能否成活。

万年五月病的少年六：从小已经习惯了在路上追逐随风在街上打转的法梧毛毛……突然心里很失落。

千岁风流CN：很心疼，当年上初中高中时，夏天根本是不用打伞上学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就算是下大雨，也不一定能淋到雨。城市发展固然重要，但是那些绿色生灵就不重要了吗？

【回应】很难再发挥行道树作用

回原处的可能性不大。

“其实大树移栽，对树木来说可以说是元气大伤，很难再发挥行道树的作用。”在现场，绿化处的负责人感叹，树冠被砍，虽然会逐渐抽出新芽，但生长却变得缓慢，恢复到以前枝繁叶茂变得困难。“我们也觉得心疼。”他说，去年8月份从地铁方拿到的方案，要求移载1700多棵行道树，加上还未确定的两站，数量可能更多。为了优化设计，尽量减少移栽树木，他们与地铁指挥部反复沟通，将数量减少了一半。

跟随城市建设的步伐，绿化建设也得“动态进行”，这位负责人表示，行道树移走后，绿化部门将补栽树木，尽量恢复原有的绿化景观。

据透露，在地铁3号线建成后，这一段绿化带肯定要补栽树木，法桐仍是首选，“胸径在15厘米左右，树龄10多岁的法桐，生长能力很强，三五年就发挥行道树的作用。”不过，这一方案还没有落实，仍在研究。

»快报调查

南京是有名的“绿都”，旧城区有许多珍贵的老树。为保护这些承载厚重历史的“绿色古董”，1978年~1980年，南京全市园林单位展开大规模普查，由专家逐株复查审核，将229株老树定为第一批古树名木，经市政府批准挂牌予以重点保护。30多年过去了，这些老树现状如何？植树节前夕，记者实地探访，发现不少挂牌保护的老树被虫咬蛀虫，或已枯死，或濒临死亡。

□快报记者 赵守诚 文/摄

南京前20名古树 活得怎么样

30多年前南京第一批列入重点保护的“绿色古董”，如今不少命运堪忧。您身边的古树名木状况如何，请致电快报热线96060反映。

[现状] 南京第一批普查公布的古树名木集中在城南老城区，树龄都在100年以上。昨天和前天，快报记者实地走访了排在前20位的老树，它们集中在石鼓路、中山南路、莫愁路一带。

编号003、004、005

018、019、020

树种：银杏
坐落地址：水西门仓巷26号
高度：20米、16米
胸围：258厘米、259厘米
树龄：最老的已八九岁
濒危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编号011、012

树种：银杏
坐落地址：莫愁路401号
高度：14米
胸围：240厘米
树龄：超过100岁
濒危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编号007

树种：银杏
坐落地址：高淳区古柏村
高度：16米
胸围：180厘米
树龄：130岁
濒危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003号很高大粗壮

011号两边高楼紧逼，采光不足

003号很高大粗壮

011号两边高楼紧逼，采光不足

003号很高大粗壮

011号两边高楼紧逼，采光不足

防白蚁是一大难题

在挂牌保护的前20株老树中，有6株坐落在朝天宫，它们长势较好，但树龄太高，保护越来越难。老树保护面临的一大难题是白蚁侵食，003号是株银杏，位于大成殿门前，树干粗大，3个人张开双臂都抱不过来。朝天宫管理办公室原副主任章先生说，它是朝天宫的镇馆之宝，有几百年的历史。为防白蚁，他们曾在树干上钻眼打药水。近年来有的枝干出现空洞，他们担心雨水灌进去，会加速树身的腐烂。

舒克dy：生子斯长于斯，我爱南京，更爱南京的法梧树。正如秦淮河是南京人的母亲河一样，法梧树是南京人的父亲树，它那宽大的怀抱，让每一个南京人享受着清新的空气，清爽的绿荫！是南京人就应当爱南京的树！

004号、005号也是银杏，也处于大成殿门前的院内，长势旺盛。018号、019号都是柳榆，位于飞云阁院内，树身发黄，树干上有许多凸出的大包。020号贞树也长势良好。但这5棵老树也同样面临白蚁侵蚀的难题。

006号也是银杏，树龄16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老毛巾厂厂区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07号也是银杏，树龄14米，胸围240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08号也是银杏，树龄18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09号也是银杏，树龄19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0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1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2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3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4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5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6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7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8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19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20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光照不足，也没有人管。”连“身份证”保护牌也不见了。

021号也是银杏，树龄20米，胸围254厘米，树龄130岁。这两株银杏树都位于高淳区古柏村，5年前政协委员曾写提案呼吁保护。前天，记者再次探访，仓库一带正在大规模拆迁，现场到处是断垣残壁，碎砖乱瓦。看守工地的人员说，一棵银杏早已经死了，“尸首”都没了。另一株还在，但也枯死了。“没办法，那地方紧邻着六七层高的楼房，